

随笔苑

村巷漫笔

刘宗俊

“故乡的小巷深又长，青石板路上木屐响，贴着那古老的墙根寻萤火虫，月亮下我的童心给了纺织娘……”这是《故乡的小巷》中的歌词，也是留在我脑海里难忘的童年记忆。

家乡，那些原生态的小巷，虽然现在看来逼逼仄仄、破旧不堪，却是我心灵的依靠。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我，对小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在心灵深处放置得越久，味道就越醇香浓烈。

有人说，小巷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恬淡的图画。乡村的陋巷却独具乡村的风味，又长又窄的小巷，一个人闲适地踱着步子，要走一小段时间才能拐到大街上。

在家乡的小巷悠然随性地走一走，不求诗和远方，但求心贴近自然，让紧张的心弦得以平复，让疲倦的身心得到放松，找回失去的童年。遥想儿时，正月初一凌晨三四点钟，我与同族兄弟伙伴们结伴到小巷里同族的尊长那里去拜年，刚踏进院子，就齐声喊：“太爷，我们给您拜年了！”进了屋子正中，隔着门帘，就跪下叩头，里面的太爷一声吆喝：快进来！每人手里塞进一块糖。秋日的午后，巷子里的老人们都带上马扎、板凳，三人一簇、五人一堆地聚到巷子口，或支个棋盘下棋，或聚在一块喝茶聊天，老黄狗吐着舌头慵懒地卧在老人身旁。

如今，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老人故去的故去，健在的都被儿女接到城里去住了。巷子里的老宅因年久失修，或屋顶露天，或院墙坍塌，院子里长满荒草，有的换了主人，里面住着陌生的夹杂着外地口音的房客。

小巷老宅是家乡的缩影，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浑身烙满岁月沉重的脚印。犹如时光老人饱蘸血汗和泪水，记录着一条条乡村生活的琐事，读懂他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心。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宽宽窄窄的巷子里度过的，小巷是我生命旅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巷两侧，是不高不矮的屋后墙和前院墙，有的是老土墙，有的是石头墙。秋季的院墙上总是挂着一墙开花正盛的秋眉豆、丝瓜、葫芦。时间打磨过的土墙，仿佛穿越了时空，给人以宁静悠远的感觉。偶尔有牵牛花从小巷墙缝里钻出来，顽强地开着喇叭花，彰显着生命的静美，给人以无尽的舒适惬意。感觉中，小巷里的花色斑斓似乎更像是对目光的一次次挑逗。

漫步绵长幽深的小巷，感觉时光在缓缓流淌，格外清宁。时不时地传来一两声鸡叫、犬吠和鸟鸣，似是一首动听的歌，更像一首绝妙的田园诗，让人心灵陶醉在灵动之中。那种自然、那种和谐、那种宁静，像风一样，慢慢地飘进心里。

记忆中，巷子是我童年的乐园。那个年代，每天大人们上山下泊，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孩子们就成天在外面疯跑。小伙伴们自娱自乐，一块小石头、一根小树枝都能玩得风生水起，摔泥巴、滚铁环、打陀螺等五花八门的游戏，阵阵笑声几乎撑破小巷的天空。

小巷里最热闹的时候，当属爆爆米花的老头来了，轰的一声，传遍小半个村子。老头一手摇着中间圆鼓鼓的爆米花机，一手拉着风箱，炉火烧得旺旺的，时间到了，我们赶紧捂住耳朵，一声巨响冒出许多氤氲升腾的白气，热烘烘、香喷喷的玉米花“蹦”进长长的袋子里，有的散落在地上。小巷里的孩子们一哄而上，抢着拾起来，分着吃，爆爆米花为寂寞的小巷带来了快乐。

如今，小巷老了，与不断出现的新房子相比，显得更加苍老。小巷屋后的青苔，可着劲地疯长，密密麻麻蔓延成一个陌生的家园，宛若大地铺开的绿信笺，带着泥土的清香，混杂着破旧门窗潮湿的味道，传递着阴晴圆缺的信息。

小巷里老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当初的流光溢彩已消失殆尽，只剩下风雨沧桑的岁月从指间滑过。苍老的是容颜，遗忘的是故事，不变的依然是小巷陈旧的模样，每每想起，总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童年时，住在巷子里的人淳朴、勤劳、善良，一家有事众家帮。有人盖房，一听到上梁的鞭炮声，如同奏响了号角，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抄起铁锹就去帮工。房前屋后的邻居相处和谐，帮忙照看一下小孩，下雨了帮着收拾一下东西，走家串户是常有的事，门钥匙大都放在门口的石头底下，成了人人皆知的秘密，点点滴滴中，诠释着“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

弯弯曲曲的小巷，犹如老树上的枝杈和叶脉，显得苍老、陈旧，连风似乎也寻不到出口，只会七拐八弯，把一些树叶打起旋儿。行走其中，古老的树枝斑驳着秋后的阳光，一地碎金，一道濒临消失的风景线，透着辛酸和寂寞。我站在巷口回头望，小巷还在，土墙还在，只是再也寻不到那份曾经的纯真。

斑斑驳驳的小巷，在岁月的长河里寂静地落寞了下来。读懂了小巷，就意味着悟透了人生。

喜鹊筑巢

林海

喜鹊，岛里人也叫山鸦雀。那天早晨，下楼散步，忽闻楼下大柳树上喜鹊鸣叫。抬头望去，一只喜鹊晃动着黑白分明的灵巧身躯，在一片嫩芽的柳树枝杈上筑巢，它剝伤着三两枝不知从何处衍来的树枝，还时不时发出几声欢叫，另一只则在不远处的高楼上回应着。看得出来，这是它俩刚开始营造爱情的小屋。

我对喜鹊素有好感，它俊俏、喜性、忠诚、恋乡，连叫声也觉得好听，黑白分明是其一生不变的本色。喜鹊在我国是吉祥的象征，自古有画鹊兆喜的风俗，特受文人墨客的推崇。有诗为证：喜鹊登桤四季鸣，双翅缝纫天地情。日升月移归枝巢，万家翘盼落门庭。今逢此景，我兴致盎然，开启了随手拍之旅。

一个星期后的清晨，天空清一色，玉兰、杏花有的含苞欲放，有的盛开，柳树、冬青绿色渐浓，喜鹊巢也渐渐变大。我有些纳闷，喜鹊晚上在哪里宿营？散步到小区东侧时，忽然听到与小区毗邻的苗圃内，喜鹊声鼎沸，高大的松树、侧柏间鹊影翻飞，原来这里是喜鹊夜栖的天堂呀。正在端详时，一对喜鹊从里面迎头飞来，宛如两道闪电径直飞向楼下喜鹊巢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当第一缕晨曦普照大地时，两只喜鹊就开始忙活了。有一次，一只喜鹊飞到楼下路旁，蹦跳着来到迎春花丛边，用嘴叼住一根枯枝，使劲向后拽，由于用力过大，一下子摔个趔趄，但它仍然不放弃，硬是把枯枝拽了出来，看了让人顿生怜惜之心。

一连十几天，两只喜鹊都是如影随形，一起飞走，不到十分钟又衔着树枝相伴而来，如此反复，从未停歇。有时，也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总有一个迁就、服从另一个，相敬如宾的爱情大戏从未落幕。一天傍晚，一只喜鹊从柳树上飞到不远处营销中心的楼上，一声声叫着，仿佛在催促身后那只快走呀，另一只却还在巢里剝伤着，根本没接它的茬。楼上那只喜鹊喊叫十几声没有得到响应后，重又飞回到大柳树上，巢里那只则从巢里飘到地下，边走边吞食着小虫、树种之类的东西。不远处，一只黑猫踱着四方步走来。树上那只喜鹊密集喊叫着发出警报声，黑猫抬头瞅着地上的喜鹊，仍然踱着四方步靠近，地上那只喜鹊倏地飞到旁边的杨树上，黑猫见状悻悻地走开了。喜鹊在树上望着远去的黑猫，左右抹抹嘴，很是得意。

绿色越来越浓，花越开越多，喜鹊巢也越来越大。喜鹊筑巢使我想起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的名言。这本是一句成语，最早出自《易经》，其中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臭通嗅）如兰”则表达了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重要性，只要夫妻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成功。难不成鸟类也深谙此道。

在楼上观察多日，发现一种现象，两只喜鹊多是上午筑巢，下午1时后就不见了踪影，它们到哪儿去了呢？顺着两只喜鹊飞走的方向，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楼前古玩城宽大的二楼房顶上，有八九只喜鹊在追逐戏玩，莫非喜鹊也知道“劳逸结合”的道理。

有一天，我发现一只喜鹊飞离鹊巢，站在旁边的柳树枝上，端详一番，然后又飞至鹊巢上，衔着树枝捣腾来捣腾去，然后把一根树枝扔到地上，怪不得那天我还在纳闷为啥地上有那么多树枝呢，原来是喜鹊把不合适的树枝淘汰掉了。看来，喜鹊不仅是建筑大师，还是精益求精的美学家。

那天，两只喜鹊从营销中心的方向飞来，衔着像是棉花之类的东西钻进巢里，巢口坐北朝南，貌似内部装修开始了，整整20天，宣示着鹊巢框架已大功告成。

一个即将孕育幼小生命的爱情小屋终于立于我家楼后的大柳树上，以后无论面对多少风雨，只要大柳树不倒，它是不会倒的。

某天，透过绿色杨树叶的间隙，我隐隐约约看见楼前200米开外的杨树上，又一对喜鹊正在构筑另一座爱情小屋……



诗歌港

八月即景

邓兆文

没有了蝉的聒噪
天空慢慢安静下来
门口的提篮小妹
每天早上，她都会
提着一篮沾满露水
的小菜
勾起城市人的眼神
八月从不会越界
它只是把七月长高
长成熟了一点
并赶在城里人
青黄不接时
给自己卖个好价钱

秋来了

林启东

秋来了
冰凉的脚步依旧
有一种在无奈中重逢的感觉
停留在视野中的是
一种陌生加清冷的目光
凌驾于你的眼前或
千里之外

秋来了
冰凉的风狂妄依旧
他都会以最残酷的方式来
骚扰本来已经僵硬的心
或被重重抛下
虚幻的人生态念在
变换的岁月中
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风花雪月
感人的故事牵动了一生的梦想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在秋风中败退
在消逝的意志中
归隐她美丽的面孔

秋来了
一切还没开始便意味着结束
呻吟的山岚中
是否有我的呐喊
用尽了我整个春天的咏叹
一切好像来得太晚
一切又好像都不晚

广场舞

奋飞

彩带飞舞
花红柳绿
老少集会
舞动幸福
舞来青春年华
舞来欢声笑语
舞动蹉跎岁月
舞动强健筋骨
好个活力四射的广场舞